

六十章 蜜方

LIUSHIZHANG
MIFANG

零度
寂寞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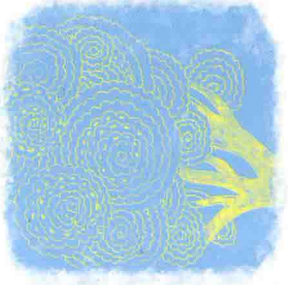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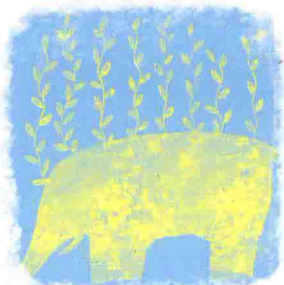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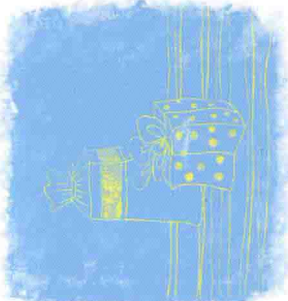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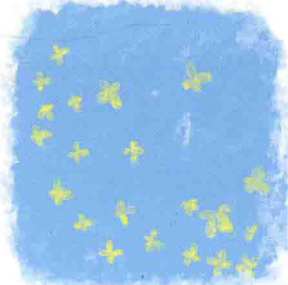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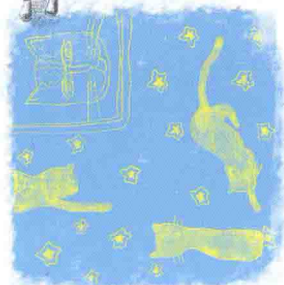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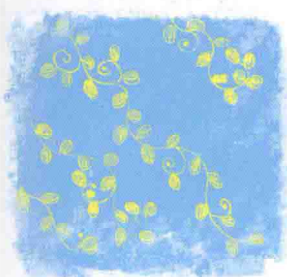
①



“精神病”男神VS
女心理医生的暖心恋爱日常！

足以用来治愈情伤的温暖读本，
这世上一定会有一个人让你知道，
所谓的爱情，原来是那么好。

随书独家发布：
两篇甜蜜番外+超萌手绘书签。





六十章 蜜方

LIUSHIZHANG
MIFANG

零度
寂寞 著

①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六十章蜜方 / 零度寂寞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6. 1
ISBN 978-7-5500-1601-9

I. ①六… II. ①零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95334号

六十章蜜方

零度寂寞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刘 云 郑盼盼
美术编辑	段文婷
制 作	紫 木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
邮 编	33000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 15
版 次	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33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1601-9
定 价	48.00元(全二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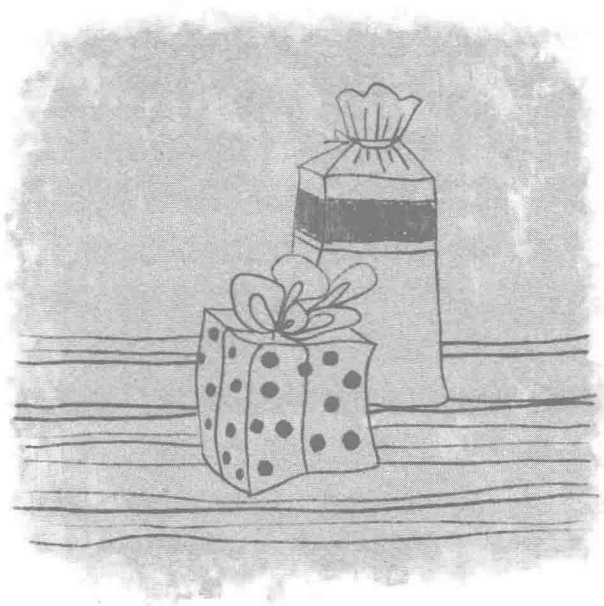
赣版权登字 05-2015-449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如果爱情是一场双人旅程，那么从遇见你的那一刻起，我就预约了你余生的全部旅途。

【35】

被雨水洗过的城市，在清晨，带着露水的味道。如水流般波动的天空湛蓝澄明，一缕晨曦钻进虚掩的窗帘，在酒店房间内晕染开透明的微光。

钟艾睁开睡意蒙眬的双眼时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动人的晨光。接着，她整个身子便僵住了，最后一点睡意随之荡然无存。

她侧睡在大床一侧，有人从身后贴着她。

房间里的冷气很足，可钟艾整片后背都热热的，仿佛贴在一块烧红的烙铁上。宽大松软的被子里，她微微蜷缩着身子，一个男人把她紧搂在怀里，彼此像两道紧紧镶嵌在一起的半弧。最要命的

是，有奇怪的东西抵在她腰上。

意识到那是什么，钟艾的脸蛋腾一下烧红了。她僵着身体，一动不敢动，只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，拍了拍自己的脸。

会疼，不是梦。

可她根本不记得自己昨晚和季凡泽是以这样的姿势入睡的啊！她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帮她上完药之后，他就乖乖地跟她头对脚躺下了……果然，流氓的本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漫漫长夜，不知道季凡泽趁她睡着的时候玩过什么花样，钟艾下意识地摸了摸身上的睡裙，还好，全在。

她紧绷的神经刚刚松弛下来，低哑的男声便悄然从她耳后传来，带着晨醒时特有的性感声色，悠悠擦过她的耳垂：“你醒了？早安。”

钟艾耳朵一麻，暗想要不要追究他点什么，转念又记起自己昨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行为。为了不再给季凡泽取笑她不纯洁的机会，她只得硬着头皮，把心里所有的涟漪都用一个深呼吸强压下去。

“……早安。”钟艾干干地咧了咧嘴巴。

季凡泽一次次越界，她却越来越不会大惊小怪了，拜这个好兆头所赐，他弯了弯唇，把脸又向钟艾靠了靠，埋进她的发丝。他的手臂也微微用劲儿，把她搂得更紧，像是要将她揉进自己的身体里。

大早上要不要这么煽情，钟艾红着脸掰开他的手，一骨碌从床上跳起来：“我要迟到了，今天还得开会呢。”

臂弯里一空，季凡泽不情愿地坐直身体，靠在床头睨着她：

“别去了。你不是昨天都演讲完了么，一会儿咱们出去转转。”

温煦的晨曦照在他轮廓分明的脸上，更显五官清隽生动，他柔軟的头发染着光泽，眼角带着一点点慵懒未散的睡意，整张脸庞看起来都柔和许多。

不期然的目光碰撞，看得钟艾心头一跳一跳的。

在她左右，有他的存在，有他的气息，一寸寸入侵，久而久之，变成一种习惯。钟艾和季凡泽交往的时间不算长，她觉得自己在渐渐了解他之余，更多的是感到一种怦然心动。就像这个美丽安好的早晨，她会因为彼此相拥的睡姿而心如小鹿乱撞，又会因为看到他晨起时的帅气模样而晃了双眼。

钟艾对季凡泽抱歉地笑了笑，说：“今天我可能不能陪你了，我想去听听别人的讲座。这次机会难得，既然都来了……”

他千里迢迢来找她，结果却连个破讲座都比不上。季凡泽颇有些郁结难平，他忽然什么都不想说了，眸色微沉，指了指椅子：“你把我的裤子拿过来。”

这男人翻脸跟翻书一样快，钟艾心里也堵了口气，她本来还想说她会早点从会场离开，再跟他一起出去玩呢。现在把话省下，她走过去拿裤子，忍不住揶揄：“你为什么不自己拿啊，真是被人伺候惯了的主儿。”

“……”季凡泽无奈地掀开被子，低头看了看挺立的某处，他这么站起来不太雅观吧。

钟艾把裤子扔给他，剪裁精良、材质讲究的黑色西裤划了道小小的弧线飞上床，中途有个东西从裤兜里掉了出来，落在床尾。

“啊，对不起。”

钟艾赶紧过去捡，却见季凡泽陡然蹙眉，猛地向前探身也要去捡。两人的手几乎同时落在那件东西上，钟艾倏地缩回手，仿佛摸到了烫手山芋一般。

她惊讶地瞪圆眼，怔怔地瞅着季凡泽：“你怎么会……有这个？”

咳咳，居然是一盒没拆封的……小雨伞。

季凡泽抽了抽嘴角，没想到昨晚掩饰得那么好，结果大清早稍一不慎居然破功了。一丝尴尬的光从他眼中闪过，快得令人捕捉不到，随即那抹尴尬就被他唇边的笑意取代。

“以备不时需。”他以稀疏平常的口气说道，然后淡定地把那盒小雨伞收起来了。

钟艾心头却如千万头草泥马呼啸而过，她就知道，就知道……这个男人没安好心！他装出的那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多诚恳啊，甚至还反咬她一口，害得她差点就被他骗过去了。

心里忽然不舒服起来，钟艾一拧眉毛，口气不由得冷硬了：“你是不是对每个女人都这样？随身带着这种东西，以备不时之需啊？”

季凡泽怔住了，事态好像比他想象中严重。

见他一时没说出话来，钟艾心里一沉，她只是随口一说，难不成竟然说中了？！瞬间成为真相帝的感觉太骇人，她摇摇头，突然觉得胸口闷闷的。

原来她一点也不了解这个男人啊。

看着她扭过身，气呼呼地钻进洗手间，季凡泽的呼吸窒了窒。

他微微一沉气，启唇道：“钟艾，你是第一个。”

没错，她是第一个。

第一个令他克制不住冲动的女人。

昨晚，小雨伞和药是一起买的。可瞧她那么紧张兮兮地说了那番话，甚至是如临大敌的模样，他到底还是强压下那股蠢蠢欲动的冲动，难受地忍住了。

季凡泽的声音很轻，就像这满室的晨光微曦一样，拂了满面却感觉不到一丝重量，但钟艾无法忽视，应声顿住了脚。觉出这话里的深意，她的心口忽而微微发热，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相信他，但蹙起的眉头倒是开了。

洗漱完毕，钟艾换上衣服要出门，季凡泽没拦她，却在把她送到门口时突然说了句：“过来，亲一下。”

钟艾被他如此直接的邀约震了一下，快要迟到了，她没办法只能踮起脚，在他侧脸上轻轻啄了一口。像是不满意她的敷衍，季凡泽手臂一伸，捧住她的脸颊，双唇便落了下来。

缠绵悱恻的告别吻结束，季凡泽这才放她走。大门在身后关上，钟艾摸了摸红肿的嘴唇，摇了摇头。唉，她觉得自己真要栽在这男人手里了，他明明做了那么多混蛋事儿，却总能够在她这里轻易获得原谅。

“你笑成这样，心情不错啊！”

一道阴阳怪气的嗓音从钟艾身侧传来。她扭头一看，脸上的笑意当即凝固了。

“我看到你就没好心情了。”钟艾板起脸。

丢下这么一句她抬腿就走，却被孟晴一个箭步拦住了：“你这么怕我吗？昨天算你运气好遇到了老相好，早知道我真该把你的U盘扔远点！”像是吃准了钟艾不会反击，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嚣张。

句句刺耳，钟艾一时控制不住，便把自己的愠怒全用不屑和嘲弄的口吻宣泄了出来：“该害怕的人是你吧！你以为你的论文来得很光彩吗？靠抄袭混到今天很了不起吗？如果薛教授知道你抄了他两年前的论文，他肯定会举报你的。”钟艾好久没有这样大声地在这个女人面前吵过了，喊完之后也有一种不现实感。

孟晴心头大震，克制不住地咬紧牙齿。突然间，她扬起手，朝着钟艾的脸就抽过去，似要用发狂掩饰心虚。

没想到对方会动手，钟艾连闪躲都来不及。

她身后的那扇门猛地被人打开，那道迎面劈来的巴掌遽然停在半空中，孟晴满目惊愕地看着从屋里走出来的男人。

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！

季凡泽一把攥住她的手腕，眼神幽黑、迫人，仿佛蒙着一层霜雪。他把一脸怔忡的钟艾拉到自己身后，清冷着嗓子对孟晴说：

“你敢打她试试。”

孟晴仿佛被他那道寒冽的眼神冻僵在原地，她哆嗦着嘴唇，原本还在微微发颤的喉咙像是陡然被人一把掐住，这股事先毫无征兆的狠绝力道令她瞬间连呼吸都不能。

她从没见过这样的季凡泽，容颜太盛，而神色又太冷，阴鸷得令人胆寒、发憷。

“滚。”季凡泽松开手，冷冷地吐出一个字。

直到孟晴狼狈离开，季凡泽的眼睛里仍隐隐藏着一丝戾气。隔着一扇门，两个女人的对话他听了个一字不漏。危险地眯了眯眼，他心里已有打算。

钟艾的心口因为刚刚那一幕还在剧烈跳动，她扯了扯季凡泽的衣角：“没事了，谢谢你。”

季凡泽的眸光移到她脸上时，已褪去了料峭，转而浮现起一丝心疼：“笨蛋，你怎么不躲呢。”

“.....”

六年前，几乎是相同的情景。

在KTV里，孟晴狠狠地欺负了钟艾。当时因为不了解，他坐着没动，眼睁睁地看着她受委屈。而今时今日，他再看得她受委屈，一丁点也不行。

钟艾还在琢磨季凡泽脸上这副令人难懂的表情，肩上便微微一沉，被他搂住了肩膀。

“走吧，我带你出去玩，不用去开会了。”他轻浅说道。

钟艾像只木偶似的，被他搂着肩往电梯口走去，忍不住扭头问：“为什么啊？”

“今天会场肯定会很热闹。”季凡泽眼中似有笑意，却是那样淡，淡得几乎没有。

【36】

九龙，黄大仙祠。

远处，薄纱似的雾霭轻裹着连绵起伏的山峦，墨绿色的菩提树

遮天蔽日，盘根错节的树根像麻花一样拧在一起，沉淀着岁月流转的斑驳痕迹。阳光从树叶的间隙中漏下来，丝丝缕缕的光线打在树干上，仿佛让岁月都沾染上几许明媚的气息。

近处，大雄宝殿辉煌宏伟，一角一隅的雕刻都是巧夺天工。在袅袅香火弥漫下，善信顶膜礼拜，祈求福至。

慈悲肃穆的释迦牟尼佛像前，一位穿着浅色长裙的女子双手合十，双目垂帘，在蒲团上跪拜，发丝顺着脸颊两侧弯出柔软的弧度，那模样虔诚、安静得仿佛画中人。

她身后站着一位男子，身材颀长，双手垂在笔直的裤线两侧，眼眸微抬，若有所思地看着金身大佛。大殿深而高，从殿门口洒进来的阳光为雕梁画栋蒙上一层淡淡的金色。背光里，他的眼眸清明又深幽。

不多会儿，跪在蒲团上的女子站起来，两人一起走出主殿。

“你为什么不拜？”钟艾扭头看了眼神色寡淡的季凡泽。

“拜了。”季凡泽弯了弯唇，再自然不过地牵起她的手。

觉出他话里的敷衍，钟艾也不直接点破：“那你许了什么愿？”

季凡泽浅笑：“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”

“……呵呵。”哪有人这么许愿的！

季凡泽深邃的眉宇间浮起一丝好奇：“你呢？”

“不能告诉你啊！说出来就不灵了。”钟艾狡黠地眨眨眼，阳光下，她琥珀色的瞳仁亮晶晶的。

两人步履闲散，朝水榭凉亭走去。

“哎？那不是月老吗？”钟艾指了指前面。

循着她手指方向看过去，有一尊月老金漆铜像，右手持姻缘簿，左手牵着两条红线，红线跟左右两边的男女铜像连在一起。传说中，月老掌管世间男女姻缘，只要月老把红线牵在男女足上，双方便能共结连理。

此时，善男信女络绎不绝，为求月老赐姻缘，他们将祠内提供的小红线绑在月老手中的红绳上。。

见钟艾停下脚步，看得入神，季凡泽问：“你也想去试一试？”

她赶紧摇了摇头，挪开目光：“不用啦。”她跟这男人只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，一起求姻缘，会不会太操之过急了？

孰料，她这句话还没说完，季凡泽已经大长腿开拔，三两步便牵着她来到月老面前。

“我们也求一下吧。”他说，嗓音像徐徐波动的水，听不出情绪。

“……”钟艾脸红了。

姻缘路途漫漫，祈缘的仪式却十分简单。

季凡泽取来两条小红丝线，递给钟艾一条，两人跟一位热心的信徒学习结手印：“你们先用无名指和拇指把丝线结成一圈，然后把小拇指伸出来，像我这样套在手指上……”

对方边讲边示范，钟艾和季凡泽都没经验，此刻就像两个听话的小学生一样，一板一眼地跟着照做。阳光照耀下，季凡泽摘掉了墨镜，狭长的眼睛微微眯起，眼神中添了一抹认真。

手印很快结成，月老像前随之多了一对闭目许愿的男女。

两人并肩站在一起，男人身姿挺拔，英俊的脸庞低垂下来，像是一棵树。和他比起来，女人娇小许多，像是开在树边的一朵花。

两人相依的身影，像是被打了柔光，定格下来。

女人对于爱情都有很多憧憬，小时候幻想着自己的男人是骑着白马的王子，两人幸福甜蜜地生活在美丽的城堡里；成年后幻想着自己的男人是男神级人物，带出去溜达一圈都能收获无数羡慕的目光……可惜，这些幻想最终往往都挫败在如流水般逝去的青春中。年纪越大，人对爱情的期待越少，到最后不过是找个看着顺眼的对象一起搭帮过日子罢了。

这么想来，钟艾觉得上天还是十分眷顾她的，让她在所有幻想破灭前遇到了季凡泽。

月老在上，爱情变得珍贵，也变得虔诚。

身边的男人一动不动，似乎连呼吸都放缓了，钟艾许完愿不禁侧眸看他一眼，就这样不期然地撞进季凡泽的目光中。

他也在看着她。

日头更烈了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

钟艾的瞳孔微微缩了一下，逆着光，她看见他眼睛里倒映着的自己，以及他眼里那一抹……势在必得的笃定，这让她的神智有片刻陷在他的目光里无法自拔。

“发什么愣呢？”季凡泽抬手摸了摸她的头，把她拉到男铜像那儿，“你赶快系红线。”

钟艾眉心泛起疑惑，边系线边问：“你不是不信么？怎么突然

变得这么积极了？”

没有错，他原本确实不信。

可许下心愿的一刹那，他的心不受控地微微一颤。季凡泽陡然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毫无所求的，他想要和身旁这个女人一起走下去，走到永远。如果不是在心底默诵出自己的祈望，他也许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有多想。

因为有所求，所以会相信。

这是一刹那的相信，也是一辈子的执念。

“谁说我不相信爱情了。”季凡泽唇角噙着笑，淡淡地说。

这句话飘进耳朵里时，钟艾手上刚好把红丝线打成一个结。顷刻间，她感觉心脏像是被人拨弄了一下。

那是他手中那根爱情线，系在了她的心上。

从小到大，钟艾都是乖乖牌，压根儿没逃过一次课。这次打着开会的旗号来香港，她今天却没去会场，那种感觉就像逃课一样，有点小刺激。而季凡泽，则是那位带坏她的不良少年。

香港是购物天堂，女人又天生热衷购物，季凡泽本来是准备带钟艾去百货公司血拼一番的，他连台词都想好了——买买买。

可钟艾只笑盈盈地丢来一句：“购物去你家多好啊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”

“……”这女人真会给他省啊。

季凡泽朋友多，昨天人一到香港，某位百货业大佬便派人送来辆车给他开。但钟艾把两人定位在了观光客的角色上，她拿着本旅

游手册，拉着季凡泽一路穿梭于港铁和双层巴士之间。他一开始嫌人多不习惯，慢慢地却也适应了，尤其是搭地铁的感觉非常好。

神思一晃，他便想起了第一次跟钟艾坐地铁的情形。

那时候，他还是她的“病人”呢。

此时此刻，不一样的城市，不一样的站名，不一样的车厢，就连耳畔回荡的人声都是听不懂的粤语，唯独他掌心里牵着的那只手，没变。

也许，这世上最好的感情莫过于物非人是吧。

季凡泽带着这种愉悦的心情，跟钟艾一起走出尖沙咀站，兜兜转转了两条街之后，他原本舒展的眉宇突然蹙起来了。

钟艾合上旅游手册，在一间面档前停下脚步：“我们在这儿吃午饭吧。”

面档不大，只有寥寥可数的几桌，环境也不算好。厨房和用餐区以一块大玻璃隔开，玻璃后面是几口滚烫冒泡的大面锅，以及各种汤底和小菜。赶上午市，人声嘈杂，一位难求。

季凡泽僵僵地杵在门口，不大愿意进去的样子：“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吃吧。半岛酒店的日本料理还不错……”

钟艾不理他，自顾自闷头进店：“据说这里的汤底百年不熄火，妥妥的老字号。”

“……”他怎么觉得那几口锅特别像格格巫的药锅呢！

等了会儿位子，两人落座，点了两碗招牌牛丸云吞面。

小圆凳上，季凡泽的长腿憋屈地弯曲着，他双手撑在膝盖上，微微向前倾身，看起来颇为嫌弃。

钟艾倒是一副不以为意的模样，如果他们原来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，他有他的香车和大餐，她有她的地铁和小吃，那么以后不一样了，他们需要逐渐走进彼此的世界，体验自己未曾经历过的那种生活。

这是一种迁就，也是一种付出。

钟艾从筷子篓里抽出双筷子，正要往面碗里插，却被季凡泽抬手抢走，他把筷子伸进热茶水杯里涮了涮，拿纸巾擦干净，才递回给她。

“吃吧。”他挑了下眉，给自己也洗了双筷子。

钟艾愣了愣，而后笑了，看来这男人的适应能力还挺快的。

牛丸Q弹爽口，吃起来味道不错，季凡泽没怎么吃过这种街边小吃，现在竟是一吃上瘾。他低头咀嚼间，钟艾像是想起什么，从大海碗中抬眸，透过面汤泛起的雾气看着他。

“你跟孟晴很熟么？”她问。

季凡泽握着筷子的手微微一顿……

【37】

三年前。

一个寻常的下午，季凡泽收到一条寻常的短信：

晚上约了子彦一起吃饭，他让我叫上你。——孟晴。

季凡泽跟孟晴并不熟，两人唯一的交集只有杜子彦这个人。之前三人也一起吃过饭，他没多想，按时赴约。

可当晚，菜上齐了，杜子彦却迟迟未到。